

【當代問題座談紀實】之七

佛教對「生命教育」的看法

星雲大師 講

弟子 滿義 記錄

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就必須為生命的存在與意義而奮鬥。因為，人活著不應該只是追求尸位永存，生活也不能只是為了三餐溫飽；生命的可貴，在於活得對自他有益，也就是要能活出生命的意義、生命的價值與生命的尊嚴。

生命的意義、生命的價值在哪裡？如何才能活得有意義、有價值、有尊嚴？乃至生命的本質為何？生命的真相是什麼？這些都是提倡「生命教育」的重要課題。甚至當我們在實現自我生命意義的同時，如何與宇宙眾生、自然環境等外在因緣展現同體共生，彼此尊重和諧的共存共榮，這都是生命教育所應涵蓋的範疇。

生命教育是近幾年來才受到社會關切的重要議題，然而在佛教裡，早在二千多年前佛陀宣說的「緣起法」，就已說明生命是彼此相互關係的存在。佛陀以「十二因緣」說明生命的由來與三世輪迴的關係，幫助我們解答「生從何來，死往何去」的生命之謎；佛教的「三法印」、「四聖諦」、「八正道」、「緣起」、「中道」、「空性」等真理，都能幫助我們認識生命的本質、瞭解生命的意義、創造生命的價值，活出生命的希望。

由於佛教的教義最能貼近「生命教育」的意涵，所以多年來每逢寒暑假，教育部與國際佛光會合辦的「全國教師生命教育研習營」，總是選擇在佛光山上課。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三日，二千多名參加「生命教育研習營」的老師們，就在這樣的因緣下，與佛光山海內外主管共同在如來殿大會堂，參與了一場由星雲大師主持的「佛教對『生命教育』看法」的座談會。

談到生命，星雲大師首先開宗明義說：「人活在世間，就是因為有一條命，沒有命，也沒有身體，就沒有活動；因為有命，才有世界、才有人我、才有幸福、才有歡喜，生命的重要於焉可見。」

生命不僅僅限於人類，廣義來說，星雲大師認為，他就是每一個眾生的心。例如，宇宙世間，山河大地、一花一草、一沙一石，甚至一件衣服、一張桌子，都有它的生命。一件衣

服，如果不懂愛惜的人只穿三個月就壞了；懂得愛惜它，可以穿上十年、二十年，它的生命自然比較長久。一張桌子，小心搬動，好好愛護，可能幾十年不壞；假如才買回來的新沙發，讓小孩子在上面蹦蹦跳跳，不要幾天就壞了，它的生命也等於死亡了。不過，這還是浮面的，真正的生命是「心」，這是死不了的。因此大師認為，在大自然裡，到處都有生命，生命就在時間之流、空間之流，乃至情愛之流中，就看你用什麼樣的眼光去認識它。

大師並且強調，佛教提倡不殺生，不殺生是一種慈悲；不殺生而護生，進而倡導生權平等，這是最合乎現代舉世所關心的生態保育，也是最積極的生命教育。

在二個小時的問題座談裡，星雲大師從佛教的觀點，指導大家重新認識生命，進一步尊重生命、愛護生命，繼而創造生命的價值、圓滿生命的意義。以下是當天問題座談的紀實。

時 間：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晚間七點至九點三十分

地 點：佛光山如來殿四樓大會堂

主持人：星雲大師

對 象：全國教師生命教育研習營學員暨佛光山海內外住持主管二千餘人

一、現在教育部積極在推動「生命教育」，但是談起生命，一般人常有「生從何來，死往何去」的迷惑。請問大師，生命到底從何而來？佛教的教義能否為我們解答生死之謎？

答：「生從何來，死往何去？」自有人類文化以來，生命的起源就一直困擾著無數的思想家、哲學家。雖然有不少人窮其一生努力在探究，急欲解開這個謎題，但千古以來唯有釋迦牟尼佛和歷代悟道的禪師們道出了原委，卻又不易為人所瞭解。一般人對生命到底從何而來？如古人云：「齊生齊死，齊賢齊愚，齊貴齊賤；十年亦死，百年亦死，仁聖亦死，兇惡亦死；生則堯舜，死則腐骨；生則桀紂，死則腐骨；腐骨一矣，孰知其異？」

由於古今人士對生命的所以然，大都所知不多，因此有人把人生的歷程看成「來是偶然，去是必然，盡其當然，順其自然」。也有人說：「人是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接受了生命，然後在無可奈何的條件下度過了生命，最後在無可抗拒的掙扎下交還了生命。」甚至連孔子都教誡他的門人子路說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何況是一般人？

其實，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應該懂得尋找生命的根源，提起「生從何處來，死往何處去」的疑情。生，不會像孫悟空一樣，突然之間從石頭裡蹦出來。人既不是石縫裡蹦出來的，也不會無緣無故從天上掉下來，那麼人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？依一般世俗的說法，人是父母

所生！父母從哪裡來？從祖父母來！祖父母從哪裡來？從曾祖父母來！曾祖父母從哪裡來？……，一代一代往上追溯，最後就不得而知了。

人從哪裡來？人類學家說，人是由猿猴進化而來的！猿猴從哪裡來？從爬蟲類演變而來！爬蟲從哪裡來？從細胞繁殖而來！細胞從哪裡來？再往上推進，也是找不出一個最後的答案。

人從哪裡來？基督教說，人是上帝創造的！但是上帝又是從哪裡來的呢？人從哪裡來？印度外道說，人是從梵天的口中生出來的！同樣的，梵天又是從哪裡來的呢？人從哪裡來？佛教說，生命是緣起而有的。緣起是什麼？就是由很多的條件因緣合和而有，他不是單一存在，也不是突然而有。

根據佛教的「十二因緣」說，有情眾生由於累劫的「無明」煩惱，造作各種「行」為，因此產生業「識」。隨著阿賴耶識在母體子宮裡漸漸孕育成色心和合的生命體，是為「名色」；名是生命體的精神部分，色則指物質部分。數月之後，生命體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成熟，稱為「六入」；胎兒脫離母體後漸漸開始接「觸」外境，並對外界的苦樂感「受」產生「愛」與不愛，進而有了執「取」所愛的行動，結果由於身、口、意行為的造作，又種下了後「有」的生命體，有了「生」終將難免「老死」，「死」又是另一期生命的開始。

於是「因為『無明』的關係而有了『行』為，有了行為就產生業『識』，有了業識，所以有精神與物質的『名色』，有了名色故而有眼耳鼻舌身心等『六入』，透過六入與外境接『觸』，有了觸覺就有苦樂的感『受』，有了感受就會揀擇貪『愛』，有了貪愛進一步就會執『取』，執取的結果有了後『有』的生命，因為後有的因緣而出『生』，生命又會隨著緣滅而『老死』」。因此在十二因緣的循環之下，有情眾生一期又一期的生命便因此流轉不已。所以佛教的「十二因緣」，明示一個人的生命是三世流轉的，從過去到現在，從現在到未來，循環不已，這也是佛教和其他宗教對生命看法的最大不同。

一般宗教對生命的思考模式都是直線式的，佛教講生命則是環型的。譬如基督教講：「人從哪裡來？」「人從上帝來。」「上帝從哪裡來？」「上帝本來就有，不需要從哪裡來。」這種道理不能普遍而平等，無法令人信服。佛教的主張是：「人從哪裡來？」「人從死來。」「死從何來？」「死從生來！」人有生老病死，世界有成住壞空，我們的心則有生住異滅，生死永遠不停止，就像時鐘一樣，從一點走到十二點，再由十二點走到一點，循環不已，哪裡是開始？到哪裡才能結束？事實上沒有起點，也沒有終點。就等於常有人問：「先有雞？還是先有蛋？」如果先有雞，沒有蛋，怎麼會有雞呢？先有蛋，沒有雞，怎麼會有蛋呢？

佛教認為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」，佛教對生命的看法是「無始無終」，佛教把人定位在六道輪迴、五趣流轉的樞紐地位。五趣六道就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阿修羅、人、天；人在六道裡輪迴，就是靠著「業」這條線來維繫生命。業的生命線猶如念珠的線一樣，一顆念

珠等於一期的生命，一期一期的生命靠著「業」來串連，就像一條線把念珠串成，不會散失。所以佛教說生命的流轉，是無始無終的「生死輪迴」。

過去有一首歌〈一江春水向東流〉，不管流到哪裡，又會再流回來。生命之流不但在五趣六道裡流轉不停，而且佛經說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無故彼無」，我們的生命不是突然而有，也無法單獨存在。例如，我們要仰賴農人耕種，才有飯吃；要有工人紡織，才有衣穿。甚至父母養我、老師教我、社會大眾共同成就之外，還要自然界的陽光、空氣、水分等宇宙萬有「眾緣和合」，我才能存在；如果宇宙萬有缺少了一個因緣，我就無法生存了。

也就是說，吾人的生命不是建築在自己的身體上，而是必須仰賴土農工商、社會大眾的眾緣成就；失去大眾的因緣，吾人的生命就難以維繫。尤其在眾多因緣當中，因為父母相愛，有緣結合，再加上我的業「因」和他們為「緣」，因此生養了我。所以，我們要研究生命從哪裡來？簡單說，生命是從因緣所生，人是從業感而來，由於我們的行為造下各種業，最後就會隨業而受報，所以生命就在「因緣果報」裡隨著業力流轉不停，這就是生命的去來。

人，生從何來？死了又往何處去？宇宙人生是怎樣形成的？其實天台宗的「百界千如」最能回答這個問題。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都具足「十法界」，每一個法界又都具有「十如是」，所以「百界」、「千如」都在我們的自心裡。我們的心，就時間來說是「豎窮三際」，就空間來說是「橫遍十方」，所以能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，宇宙萬有的根源，都在我們的心中。

佛教有一部《大乘起信論》，就是要我們相信自己的真心。真心就如一塊黃金，把黃金做成戒子、耳環、飾物、碗筷等，甚至把它丟進陰溝裡，或棄置垃圾堆中，它的形態雖然千變萬化，但是黃金的本質卻永遠不變。正如一個人的生命，雖然在中陰身時不得受生，已生不得不變老，已老不得不生病，已病不得不死亡，但是在生老病死的不停流轉中，我們的「真心」卻是圓成周遍，恒常不變的。

所以，世界可以毀滅，而我們的真心不會毀滅；生命的形相雖有千差萬別，生命的理性則是一切平等。只是凡夫在分段生死中，一期一期的生命因有「隔陰之迷」，也就是說換了身體就不知道過去的一切，致使千古以來生命之源一直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但是生命本來就沒有所謂的起源、終始，生命只是隨著因緣而有所變化，隨著我們的業力而相續不斷，因此只要我們對佛教的緣起性空、三法印、業識、因果等義理能通達明白，則生從何來？死往何去？即不問自明了。

二、就剛才所說，請問大師，「生命教育」的意義是什麼？佛教對「生命教育」能否提供一些積極面的啟發與省思？

答：談到「生命教育」，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先生說，有一次他問一群小學二年級學生對死亡的看法，當中有位學生回答他：「死亡就像睡了一覺，第二天就會活過來。」原來他們看電視裡的人物，被打死了還會活過來，因此天真的把真實的人生當成像電視劇情一樣。為此曾部長深感憂心的說，學生們對死亡的看法如此淺薄，我們又怎能期望他們去尊重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呢？

的確，一個人對生命無知，自然無法尊重別人的生命，更不懂得活出自己生命的尊嚴。就如現在有些父母，放任兒童恣意地玩弄蜻蜓、蜘蛛、小魚、小蝦，直至死亡為止；從小就養成不知愛護生命的習慣，將來殘殺人命又何足為奇呢？

生命是世界上最值得珍貴的東西，殺生是世界上最殘忍的事情。人間雖有貧富貴賤，但生命都是同等寶貴，任何生命都應該獲得吾人的愛護。

所謂生命，依眾生過去善惡業因所感得的果報正體，有天上飛的，有水中游的，有陸上爬的，有山中走的；也有兩棲，或是多棲，乃至無足、兩足、多足等類別。在各種生命當中，有的生命是獨立的，有的生命是共生的，有的生命是寄生的。甚至有的生命是有形的，有的生命是無形的；有的生命會動，有的生命是不動的。

可以說，在大自然裡到處都有生命。一滴水有他的生命，一片菜葉也有生命，都要愛惜。山川日月，蒼松翠柏，幾千年、幾萬年，時間就是生命。乃至佛教講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」，時辰鐘錶，我用心、用智慧去製造它，時鐘裡就有我的生命。一棟房屋，因為我的設計、監工才能成就，房屋中就有我的生命存在。地球生態被破壞，海洋、空氣被污染，環保人士用愛心來保護，環保也有生命，愛心就有生命。

天地所擁有的生命，生生不已。因此，現在的生命學家也不能只是研究人類的生命，例如：地質學家研究地殼變化，天文學家研究宇宙星辰，氣象學家研究大氣變化，生物學家研究動植物，微生物學家研究細胞分裂，考古學家研究古今淵源，歷史學家研究人文發展等，每個領域都有他的生命價值與意義。

生命的價值就是「愛」，生命的意義就是「惜」。有愛，就有生命；有愛，就有生機；有愛，就有存在；有愛，就有延續。生命不是出生以後才有，也不是死亡就算結束；生命是無始無終，生命是無內無外。生命是活力，是活用，是活動；生命要用活動、活力、活用來跟大家建立相互的關係。例如，雨水灌溉樹木叢林，樹木叢林也能保護水分；人吃了萬物後排泄肥料，肥料又再成為萬物的養分。生命是相互的，是因緣的；想獨存，想個己，那就沒有生命了！

生命是一門艱深難懂的學問，但是儘管生命深奧難懂，分析起來不外乎「生」與「死」兩個課題。佛教非常正視生死問題，佛教其實就是一門生死學，例如觀世音菩薩「救苦救難」，就是解決生的問題；阿彌陀佛「接引往生」，就是解決死的问题。

佛教不僅解答生死問題，佛教更是尊重生命、愛護生命，佛教倡導惜緣、惜福、惜生、惜命，佛陀對一切眾生的慈悲愛護，載之經典，處處可見。例如佛陀曾「割肉餵鷹」、「捨身飼虎」、「施食救魚」，乃至為野干說法，他把生命融入真理，以真理供養大眾。

佛陀重視大我的生命，他說「我是眾中的一個」，他「以眾為我」，他知道有形的軀體總會朽壞，因此把有形、有限的生命融入大化之中，用無形的法身慧命來照顧眾生。所以佛教的生命能普遍全體，不僅普及一切人，一切動物，所謂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」，甚至「闍提也能成佛」，這在後來「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」已獲得了證明。

佛陀曾為保衛迦毘羅衛國免於滅亡，多次端坐路中，藉以阻擋琉璃王的大軍攻打祖國；他曾對兩舍大臣說法，及時阻止了摩揭陀國與越祇國的戰爭。這些無非都是為了愛惜生命、尊重生命，他希望喚起大家愛好和平，不希望戰爭造成人民死傷，生靈塗炭。

佛陀對生命的愛惜，不是用武力刀槍來與敵人對立，而是用慈悲保護。例如提婆達多要攻擊佛陀，阿難發動眾人以刀槍棍棒保護，佛陀說：如果我還需要刀槍保護，還能算是正覺的佛陀嗎？

佛陀的生命不是一時、一世的，是無限、永恆的。佛陀的生命已融化到慈悲之中，當酒醉的大象見到佛陀，自然息下獸性，感動流淚；落單的鴿子飛到佛陀身邊，好像找到了安全的庇護，一動也不動。甚至滿懷殺心想要行刺佛陀的惡漢，一見到佛陀，不知不覺丟棄手中的刀子，自願皈依，成為佛陀的弟子，這都是受到佛陀的慈悲所感化與攝受。

《淨心戒觀法》說：「善門有多途，慈悲最是急。」談到佛教的慈悲，記得很久以前曾在《地理雜誌》看到一篇報導指出：「殘殺才能維持生命。」因為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，不適者淘汰，這是大自然的定律，所以一切動物弱肉強食，以殘殺來維持生命，這是不得不然的手段。但是相較於佛教以慈悲來護生，如智舜「割耳救雉」、僧群「護鴨絕飲」，可以說形成「佛與魔」的強烈對比。

佛教對生命的尊重，不是自己愛惜就好，如地藏王菩薩到地獄度脫苦難的眾生、觀世音菩薩遊諸國土，到處尋聲救苦，乃至最細微的「佛觀一鉢水，八萬四千蟲」，佛教的慈悲，可以說無物不覆，無處不遍。

佛教講地水火風「四大」，地的生命就是堅固；水的生命就是流動，不流動就是死水；空氣也是要流通才能存在；光的生命就是散發熱度與溫暖。

佛教講輪迴、講因緣，都是生命。輪迴，就是不死的生命；因緣，就是集體的生命。佛教更提倡要建設無限、普遍的生命，例如，我們平常念「阿彌陀佛」，意義就是無量光、無量壽，這是超越時間、超越空間的意思。什麼東西能超越時空？那就是真理，所以真理就是無限而普遍的生命。乃至佛陀的三身，應身是有為的，有來有去；法身是無為的，是進入宇宙無限的時空。所以只有真理的生命是無限，其他都是有階段性的循環生命。

宗教旨在傳播真理，宗教的生命自然能維持長久。例如佛教的寺院都是千年古剎，萬年常住；佛教的經書不但經常要曬，而且設有特別的藏經樓，盡力保護，這是現代人才有的觀念。

佛教從事慈善事業，出家人願為眾生做馬牛，都是為了成就生命；佛教徒對環保、生態的維護，建設橋樑、施茶施水來方便行人，都是在維護生命。佛弟子當中，「沙彌救蟻」是護生的表現；「南泉斬貓」也是為了表達真理。

佛教的出家人手捧經書，恭敬謹慎，不敢褻瀆，如此愛惜真理，就是愛惜生命。雲水僧手執錫杖行腳，為了埋葬動物死屍，也是表現出對生命的愛護。甚至佛門裡，弟子常以自己的壽命回向於有德高僧，所謂「回小向大，回自向他」，甚至「回事向理」，回向的思想就是生命的延續與擴大。

由於宗教的生命都有傳燈，都是代代傳承，燈續常明。因此，佛陀的生命，只要佛教流傳多久，就有多久的生命；佛法的生命，隨著真理普遍流傳，它就能無遠弗屆；僧伽的生命，只要從舍利弗、目犍連等尊者留下的道德風範，就可以看到他們的精神所在。乃至神會大師在滑台大會，大作獅子吼，為六祖大師定位，那種旁若無人的奕奕神采，至今都可以感覺得到他的生命在躍動；唐·玄奘走過八百里流沙的身影，千年之後我們不是依然感覺得到他的存在嗎？

佛教的高僧大德撰寫放生文，就是在提倡生命教育；儒家主張「憐蛾不點燈，愛鼠常留飯」，也在表達對生命的愛護。佛光山將在二〇〇四年的春節花藝展中，特設素食動物園區，不但教育世人愛護生命，並為「自然與生命」提供最佳的生活教材。另外，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印行豐子愷的《護生畫集》，也是提倡生命教育的最好教材。

二〇〇一年佛光山發起佛教界從大陸「恭迎佛指舍利蒞台」，許多人在見到佛指舍利的剎那，不由自主的跪下頂禮，有的人涕淚悲泣，有的人法喜充滿，有的人感覺好像與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佛陀又相聚首。這種感覺就是說明，佛指舍利是活的，他是有生命的。不只佛指舍利有生命，一張紙畫一個聖賢，一塊木頭刻一尊佛像，都能賦予他覺性圓滿的生命。

過去佛教許多高僧大德為了維護聖教，不惜捨身殉教。例如，中國文化大革命時，大陸不少的寺廟、文物，就是由於許多僧眾發揮殉教精神，毅然奉獻生命而得到保護與留存。另

外，一九六三年，越南總統吳廷琰為維護天主教而破壞佛教，不允許佛誕節懸掛教旗，造成廣德法師等七位僧人引火殉教。說明人的生命在平時固然值得寶貴，但在必要時能犧牲生命以完成職責，更為可貴。

所謂：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求生以害仁者，雖生猶死；殺身以成仁者，雖死猶生。此即儒家所謂「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」。乃至古諺說：「人死留名，樹死留皮」；儒家也謂「立德、立言、立功」，無非都是為了留下不朽的生命。

生命是可以鍛鍊、創造的，在冰天雪地裡生存的人和動物，自然磨練出堅毅忍耐的生命力。一株牆頭草，一朵路邊的野花，他們在狂風中展現雄姿，也可以看出生命的力量。

生命之所以有力量，在於能為生命留下歷史，為社會留下慈悲，為自己留下信仰，為人間留下貢獻。因此，生命教育最重要的，就是指導學生如何尊重生命，如何活出生命的尊嚴，如何創造生命的價值與意義。尊嚴是人生最大的本錢，做人最怕尊嚴掃地，現代人不但要活得尊嚴，甚至提倡「安寧死」，即使死也要死得尊嚴。

尊嚴不是傲慢，不是自高自大，尊嚴不是匹夫之勇，不是自以為是；尊嚴是在強權之前，不屈服、不妥協，堅持自己的立場與原則，保持自己的人格與操守。

人除了要活得有尊嚴以外，更要活得有意義、有價值。蔣中正先生曾說：「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；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福祉。」毛澤東也說：「世間一切事物中，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。」在他認為，人生價值在於對社會對人民的貢獻，而不是向社會索取。因此，他非常強調人活著的目的和意義就是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」。而佛教則認為，生命的意義，在於增進人生的真善美，在於懂得永恆的生命。人的色身雖然有老死，真實的生命是不死的，就如薪火一樣，賡續不已。因此，人生的意義不在於壽命的久長，乃在於對人間能有所貢獻、有所利益。例如，太陽把光明普照人間，所以人人都歡喜太陽；流水滋潤萬物，所以萬物也喜歡流水。一個人能夠活出意義、活得有用，生命就有價值。

總之，「蜉蝣朝生夕死，人生百年難再」，但是身體即使朽壞、死亡了，也不是生命的結束！所謂念天地之悠悠，感生命之無限。生命不在於長短，而在於活出什麼？擁有什麼？尤其如何開拓弘觀的生命視野，深化優質的生命內涵，建立正確的人生觀、道德觀、價值觀，這才是提倡生命教育者應有的省思！

三、基督教說：「信上帝得永生」，道教也說，人只要透過修練，就可以「長生不老」。請問大師，人真的可以長生不老，甚至不死嗎？

答：永生，這是個很美好的名詞，就等於永恆一樣。但世間上沒有永恆不變的東西，佛教說人生、世間都是無常的，所謂「無常」，就是遷流、變易的意思。例如，我們的心念，

前念後念，念念不斷，快如瀑流；我們的身體，根據科學家研究，組成身體的細胞，時時都在新陳代謝，每七日或七年就是一個週期，尤其七年一次的新陳代謝，能使我們完全脫胎換骨，變成另一個人。

「無常」是佛教的真理之一，然而一般人因為不瞭解無常的真義，因而心生排拒，甚至感到害怕。其實無常並不可怕，只要對無常有正確的認識就會知道，因為無常，才有希望；因為無常，才有未來。例如，上古時代，帝王專制，人民毫無自由，假如不是無常，而是一成不變，哪裡有今日的民主政治；過去石器時代，民智未開，人民茹毛飲血，如果不是無常，而是一成不變，現在不是仍然停留在文化未啓的蠻荒時代嗎？

無常，不限於某一人、某一事，它有普遍性的意義；無常，不受權利大小的影響，它有平等性的意義。無常不是完全消極的，例如：我貧窮，因緣際會，我發財了；我愚笨，經過勤勞苦讀，一變而成聰明了。

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，許多房子倒塌，不少人受傷、死亡，可以說災情慘重。但是因為「世間無常」，從無常中可以重新建設，所以地震後許多大樓、學校都更新了。所謂沒有破壞，哪有建設？沒有無常，哪能更新？因為無常，一切都可以改善、改好；因為無常，我們的未來才有無限希望。

有人說，今生好苦，我要趕快好好修行，寄望來生會更好，這就說明因為「無常」，所以人生才有未來。等於汽車壞了要報銷，不報廢怎麼會有新的汽車？人的身體會衰老，身體不衰老，怎麼能換一個新的身體呢？

無常，讓人會珍惜生命；無常，讓人會珍惜擁有；無常，讓人會珍惜因緣；無常，讓人會珍惜關係。無常是人世間的真理，永生也是真理；無常苦空雖為人生實相，但在無常之中，吾人皆有一顆不變的真心，也就是不生不死的生命。所以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生命本來就是「永生」，就是「不死」的，死的只是肉體。例如我經常舉一個例子，茶杯打破了，要把茶杯復原已不可能，但是茶杯裡的水流到桌上、地上，我用拖把、抹布把水擦起來，一滴也不少。身體雖有生老病死，生命之流、生命的水是永恆不滅的。

有一戶人家老年得子，老夫婦歡喜的不得了，正在家裡歡喜慶祝的時候，門口來了一個和尚，對著眾人放聲大哭。主人當然很不高興，說道：「出家人，你要化緣我可以給你錢，幹嘛在我們家門口哭哭啼啼？你不知道我們正為生了個兒子在慶祝嗎？」禪師回答說：「我不是來化緣的，我所以在這裡哭，我是哭你們家多了一個死人。」

這一段話很耐人尋味，因為一般人都是「生之可喜，死之可悲」，所以生了兒子當然要慶祝、歡喜，只有死的時候才要悲傷，才需要哭。但是禪師瞭解到的是「生死輪迴」，生了

必定要死，所以不需要等到死的時候才來悲傷，生的時候就知道必然會死，因此他說我哭你們家多了一個死人。

生時就註定有一天必然要死，只是時間長短而已，爲什麼一定要等到人死的時候才哭呢？我們視「生之可喜，死之可悲」，這可能是一個錯誤的看法。死，有時候也是可以很歡喜的「含笑而去」，甚至「懷抱希望」而死。

印度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，日本記者訪問他：「老人家，你現在最大的希望是什麼？」老人家回答：「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快點死！」「爲什麼呢？」「哎呀！老朽的身體，吃飯已沒有味道，走路也走不動了，快點死，可以換一個新的身體啊！」所以，死並不可悲，甚至還要歡喜，因爲死後可以趕快換一個新而健康的身体，就如汽車壞了，也要汰舊換新。

生與死是一體的兩面，「生」就是「死」的開始，「死」也是另一期「生命」的開始，生命是永遠存在的。所以基督教說「永生」基本上沒有錯，不過唯一有意見的是，信上帝得永生，其實不信也是永生！因爲物質的身體會壞、會死，而真心的生命是不死的。相同的，道教的「長生不老」之說，其實身體不可能不老，只有人的真如自性才是長生不老。

生命的流轉，它不是信不信的問題，世間上有形的東西，有生死、有得失、有好壞；可是真心的生命，它是超世間、超物質，它是無形、無相、無頭、無尾、無來、無去，它是「絕生佛之假名，離空有之兩邊」，是永恒的。

生命究竟是「永生」，還是「長生不老」？其實生命是流轉的。依佛教的看法，凡夫在一期一期的生命中有生死，這一段一段的生死叫「分段生死」；甚至證悟成道的羅漢、菩薩，還是有煩惱，有「變易生死」，仍要慢慢進步、淨化。能夠超越分段生死、變易生死，當然就是永生；但即使不能達到這個境界，生命也還是永生不滅。因爲人人都有一個不死的生命，那就是「自性」，又叫「佛性」。

因此，「信我者，得永生」，這話只說了一半，應該再補充爲：「不信者，亦不死。」信，我們的生命固然生死不息；不信，也依然要在輪迴中出生入死，因爲生命是生生世世，是死死生生的。

四、由於近代生物科技發達，中外相繼有「複製羊」、「複製牛」的誕生，請問大師，站在佛教的立場如何看待這件事，佛教認爲生命是可以複製的嗎？

答：自從一九九七年英國成功的複製小羊「桃麗」（Dolly）之後，緊接著複製牛、複製豬、複製老鼠也相繼誕生，甚至美國的科學家表示，他們不但複製動物，而且還可以同時更改動物的基因，利用基因重組技術，複製出對瘋牛症具有免疫力的複製牛。

此外，一個進行人類遺傳學研究的國際科學家小組更說，未來複製人類可能比複製動物來得更為容易，因此一名義大利醫生已經打算開始複製人類，用來幫助不孕的夫妻，讓他們也能享有為人父母的喜悅。

儘管科學發達，未來或許真有可能誕生出複製人，但是以佛教的觀點來看，科學家所複製的是有機體，心靈的能量無法複製。也就是說，複製品只是形體上的，身體六根可以複製，但生命的精神與意志無法複製，生命要用生命才能複製，一切都不離「因果」。例如，用花、草、樹木，不能複製牛、羊、人；牛還是牛的基因，羊還是羊的基因，人還是人的基因，生命不能憑空複製，更不能錯亂因果。

基因在佛教的看法，就如「業力」，業的內容很複雜，有「共業」、「別業」、「引業」、「滿業」、「定業」、「不定業」、「三時業」、「三受業」、「三性業」等。基因是生命的密碼，但基因不是一成不變的，基因的內容也有因緣業報的關係。根據一項報導指出，基因不是從父母身上繼承下來就永遠不會改變，他是從孕育時起就接受外界的指示而加以回應表現；也就是說，基因不是操縱人類行為的推手，而是被人類的行為所左右，所以「業」才是我們生命的主宰。

其實，真正的生命應該說是一種精神的作用，是附於身體的另外一個層面。有時我們形容一個人沒有靈魂，就說他像「行屍走肉」；一個人空有身體，沒有生命力，這個身體也沒有「用」。

所謂「體、相、用」，佛教講生命的本「體」是由外「相」來表達，「體」指的是「本體」，是內在；「相」就是外在的形相，比如這個人長什麼樣子，那個人長什麼樣子。「體」、「相」結合起來，也就是「精神」和「物質」的結合，就產生了妙「用」，就有動作、語言，以及種種的精神作用，繼而有世間種種形相、種種色彩的顯現。

生命的本體，從佛教的緣起法來看，生命是延續性的，生命是有傳承的，生命是有程序的，生命也是會變化的。例如六道輪迴就是變化；又如低等動植物慢慢發展成高等的動植物，甚至高等動植物也會慢慢退化為低等的動植物，這就是變化。因為有變化，所以生命並非一成不變；因為有變化，所以每個人都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。你希望有善的因緣果報，就要做善事；不做善事，結下惡的因緣，自然有惡的果報。

由於生命的本體「本來如是」，是由個人的業緣感應而有，不是人工所能製造。因此，我們看世界未來的變化，不管科學如何昌明，複製動物如何發展，基本上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是不一樣的，因為一切世間法以外，還有一個出世間法。現代科學技術的研究、發明，都是以世間的知識來發展；雖說出世間法離不開世間法，但他有一點與世間法不同的是本體不變，能變的是世間法，出世間法是不變的。因此，我們不認為現代的複製科技，真能改變生

命的業和因；複製的技術儘管可以改造身體的形象，可以改變高矮、胖瘦、美醜，但是業報的善惡、好壞，本來就是自己所造作，不是他人所能決定。

所以，生命可以複製嗎？生命不是科學家所能複製，也不是哪一個神明所能創造，生命的基因都是由業力所潤生，「業」才是維繫生命的主因，故知真正的生命——「心識」不能複製，真如佛性更無法複製。未來不論尖端科技如何以基因繁殖方式來複製羊、牛、人，或是人工受精、試管嬰兒、借腹生子等，我想最好能吸取世間的醫學、心理學、教育學、生化科學為用；同時融和佛法的真理為體，如此才能解除現代人的迷思。

五、有生必然有死，死亡是很無奈的事，但是有人異想天開，想利用「冷凍」來保存「屍體」，希望幾十年後醫學科技進步到足以讓屍體解凍後復活。請問大師，屍體經過冷凍又解凍之後，真有可能再復活嗎？

答：「惜生懼死」，可以說是有情眾生與生俱來的本能，所謂：「螻蟻都懂得惜生，何況是人？」人之好生惡死，如中國人說：「好死不如歹活。」英國哲學家羅素表示：「為了生存，其他東西都可以放棄。」印度詩哲泰戈爾更是謳歌：「我存在著，是一個永恆的奇蹟，那就是生命。」

所謂生命，其實包含生和死。生固然是生命，死也是生命。死亡並不是消滅，也不是長眠，更不是灰飛煙滅、無知無覺，而是走出這扇門進入另一扇門，從這個環境轉換到另一個環境。經由死亡的通道，人可以提昇到更光明的精神世界裡，就如同現實的人間到處移民一樣，因此佛經對於死亡的觀念，有很多積極性的譬喻，例如：死如出獄、死如再生、死如畢業、死如搬家、死如換衣、死如新陳代謝等。

死亡是任何人所不能避免的事，生了要死，死了要生，生死是一體的兩面，生死在時間的長河中流轉、更替。誠如《戰國策》裡范雎說：「聖哲如五帝要死，仁義如三王也要死，賢明如五霸也要死，力大如烏獲也要死，勇敢如賁育也要死。」

儘管生死是再自然不過的事，但是千古以來人類一直在尋求長生不死的方法。例如古代中國的秦始皇派遣徐福渡海尋找不死藥，漢武帝求助道家煉製長生丹等；在科技發達的今日，現代人則把頭腦動到「冷凍屍體」上，希望透過科技之助，獲得壽命的延長。

根據報導，在法國西部索米爾小鎮上，就有一名叫雷蒙德的男子，妻子於一九八四年去世後，雷蒙德就把她的屍體冷凍在地下室裡，幻想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，有朝一日妻子能夠再次睜開雙眼。甚至他也希望自己死後一樣能被冷凍起來，以期將來可以被科技喚醒，重返人間。

「冷凍屍體」是否能夠再度復活？以現代科學的神奇，未來也許真有可能復活。因為冷凍前與冷凍後，總之是一個生命體，只不過是透過科技讓他延長而已。但是透過科技把屍體冷凍起來，果真在數十年後又解凍復活了，試想，屆時你會習慣，你會快樂嗎？這到底是在替自己解脫呢？還是為自己找麻煩呢？都是個未知數。不過，「冷凍屍體」將來勢必對世間帶來極大的改變，這雖是拜科技之賜，其實也是人類自己的業力所造成。

有一部電影「今生有約」，劇中的男主角便是在他活著的時候，自願當了朋友「冷凍人體」的實驗品，結果五十年後解凍復活，卻發現親人不在、朋友已死，一切都改變了，世界再也不是他所熟悉的世界，只覺物換星移，情隨事遷，一切都那麼陌生，那麼不習慣，因此在沒有人瞭解、沒有人可以談心的情況下，內心的孤寂、落寞，真是不足為外人道。

其實，人不一定活得久，重要的是要能活得快樂，活得踏實；我們與其關心冷凍屍體能否復活，不如思想如何在有生之年，活出生命的光彩，活得有價值、有意義。

人活著，不是為了一宿三餐；生命的意義，也不在於奔走鑽營；生命的價值更不在於本身的條件優劣，而在於對人是否有用？一顆上千萬元的鑽石，有人獨得以後，珍藏起來，人們並不知道它的用途和寶貴；一堆不值錢的石頭，以它來修橋鋪路，卻能供給普世人類的方便。因此，生命的意義，應該是以一己之生命，帶動無限生命的奮起。

生命的意義，還應該讓個己的生命結合到大眾的生命裡。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濕生、若化生、若有色、若無色、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、非無想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，而滅度之。」能夠做個同體共生的慈悲人，將每一類眾生都視為自己的六根，缺一不可，這樣的生命才能永恆，才是不死的生命，何必一定要費盡心思，違反自然的去保留一具已經朽壞的軀體呢？

須知，生命的可貴，乃在於發揮人性的光輝，展現人的精神、毅力、勇敢、道德、愛心等高貴情操；能以一己之命，去成就群體的生命，即使短暫如流星，畢竟它已發熱、發光，何必在乎時間的長短？能夠順乎自然，不是更美嗎？

說到自然，回想五十多年前我初到台灣弘法的時候，每次外出講經，經常要跟警察玩捉迷藏。因為那時候台灣還在戒嚴時期，不容許在公開場合集眾，因此經常是我在台上講演，警察就走到台下對我說：「下來！下來！」

我在台上講演，台下那麼多人在聽，這個時候要我下來，怎麼辦？我當然也知道不下來的後果會很麻煩，只好請人帶動唱個歌，我自己下去應付一下。

警察說：「你怎麼可以在這裡集會？趕快把人解散！」我說：「不行，我是叫他們來聽經的，不能解散；要解散，你自己上台去宣布，你自己叫他們解散。」他當然不敢，就說：

「你怎麼可以叫我去宣布解散？你去叫他們解散。」我說：「其實也不必要我叫他們解散，等我講完以後，他們自然就解散了！」

所以我覺得自然很好，生命就是一個自然。所謂「自然就是美」，世間上最美、最好的，就是「自然」。人要「自然美」，舉凡風度表情要雍容大方，說話談吐要幽默流暢，做人處事要通情達理，行止進退要恰到好處。能夠如此，那就幾近於自然之美了。

我們的真心、我們的本來面目，就是一個自然的東西，不假造作。現在要用冷凍的方法，把人冷凍起來，暫時不要活，幾十年後再復活，可謂多此一舉，不但自找麻煩，也不一定能幸福。所以，世人很多的異想天開，固然是一時好奇，但對生命的意義和價值，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幫助。

六、請問大師，信佛教和不信佛教有什麼不同？是否信仰佛教就沒有生死問題了呢？

答：剛才談到，基督教說「信上帝得永生」，但是佛教認為，信仰佛教並非就沒有生死問題，而是要人勘破生死！生和死如影隨形，不僅凡人生了要死，死了再生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生死不已；即使佛陀也要「有緣佛出世，無緣佛入滅；來為眾生來，去為眾生去」！所以生死是再自然不過的事。

如此說來也許有人會問，既然信仰佛教最後還是會死，那我為什麼要信仰佛教？因為不信會死，信了一樣會死，可見得信不信並不重要。

信，很重要！我們的生命有了信仰就有力量，有了信仰就有希望，有了信仰就有目標。信仰佛教的人雖然一樣有喜怒哀樂，甚至一樣有生死問題，但是學佛後能認清生命的實相，就有力量面對生死的各種問題，就不會受「第二支箭」之苦。

所謂「第二支箭」，這是佛經裡的一個譬喻，說明一個學佛的人和一個未受過佛法教化的人，遇到快樂或遭逢悲傷痛苦的時候，一樣會有樂受、苦受的感覺。但是，一個心中沒有佛法的人，遇到痛苦的時候，往往悲不自勝，甚至徬徨迷惑，不知如何安頓自己，這就如同中了第一支箭以後，又中了第二支箭一樣的痛苦難忍。

相反的，有佛法的人遭逢苦難的時候，他懂得從「因」上去探究、反省、改善，而不是只在「果」上怨天尤人、黯然神傷、自暴自棄，自然不會再受第二支箭的痛苦。乃至身處樂境時，也不會放縱自己，因為一旦陶醉在樂境之中而放逸身心，第二支箭便會帶來苦受。因此，有沒有信仰雖然最終都難免一死，但是沒有信仰的人，臨終的時候往往心生恐怖、迷惘、茫然，甚至死得很遺憾。反之，有信仰的人，就像天主教、基督教所說「蒙主寵召」，或者現在社會也慣用佛教的用語「往生佛國」，往生就如移民，是到另一個國度去住，自然不會感到痛苦、害怕。

所以，信仰不是讓我們不死，而是面對死亡時，能夠認識清楚，知道死亡不是結束，而是另外一期生命的開始。生與死，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生固未必喜，死又何足悲；能夠生死無懼，則自然會有力量面對死亡，自然會有不一樣的看法。

我自己出家至今六十幾年，不敢說自己有多大的修行，但是我深刻體會到信仰有許多好處。就拿生死來說，記得多年前有一次到榮民總醫院做健康檢查。醫生很仔細的檢查一天後，卻又不放心，叫我隔天再去檢查。我說：「明天不行，我要到宜蘭為一位比丘尼舉行告別式。」醫生說：「你自己的生命不重要嗎？」我說：「隨緣，重要不重要很難講。」

醫生又說：「你不怕死嗎？」這個問題在我感覺很難回答。假如我說「我怕死」，醫生會笑我是「沒用的出家人」；如果我回答「我不怕死」，似乎又太矯情了，因為連螞蟻都怕死，人怎麼會不怕死呢？因此我回答他：「死不怕，怕痛！」因為痛有個限度，超過了限度，本來自以為是個英雄，痛到最後連狗熊都不如。

多年後我因為心臟開刀而住進榮民總醫院。開刀當天，經過八個小時的手術，從恢復室到加護病房，醫生很關心問：「你痛不痛？」我想，要回答得藝術一點，就說：「好舒服哦！」結果醫生不以為然，說：「不痛就不痛，還好舒服？」我心裡想，你不知道啊！平常我的生活忙碌，每天要負擔許多責任，難得有時間這麼悠閒的躺在床上休息。再說這次開刀，你說痛吧？上了麻醉藥，不痛啊！你說有什麼苦嗎？一點也不苦，睡在病床上，平常都是要我跟人家講話，現在輪到別人來問我：「你好嗎？」「你要喝水嗎？」「你要這樣嗎？」「你要那樣嗎？」都是別人來關心我，真好，真是快樂啊！

我想這就是有信仰的人最大的不同，心裡有個信仰，至少他對生死能看淡一點，看得自然一點；能夠無懼生死，人生就能活得更有意義。所以，信仰就有力量，就有信心；有信仰的人，即使受了委屈、冤枉，也不會失去信心，因為他覺得「我可以再來」。

有信心就有光明。佛經說：信仰如手、信仰如杖、信仰如根、信仰如船、信仰如力、信仰如財。有信仰，就好像手上抓個東西，很實在；不信，就什麼都沒有，很可憐。所以對於世間上有一些人常說：「我就是不相信宗教。」「我就是不相信輪迴。」「我就是不相信生命還會再來。」你不相信，就什麼都沒有，這不是在跟自己過不去嗎？所以我覺得有信仰的人，不管基督教也好，天主教也好，或是信仰民間的城隍、土地公，甚至是迷信也不要緊。有信仰，總比什麼都不信來得好；不信，就什麼都沒有，不信，生命就沒有目標，沒有未來。

不過，信仰最重要的，還是以正信最好。我們要信仰有道德的，要信仰真實的，要信仰清淨的，要信仰有歷史的，要信仰有能力幫助我們解脫的，不能信仰錯誤，信錯就很難回頭了。

現在台灣邪教橫行，但是佛教每次舉行皈依三寶典禮，都有幾千人、幾萬人參加，因為他們知道，趕快皈依正信的佛教，以免上錯了賊船、誤搭了別的車子。沒想到邪法也助長了正道的弘傳。

過去一般人學佛，都是希望能「了生脫死」。所謂「了生脫死」，能夠透視人生的真相，瞭解生命的意義與價值，當下活得自在，這就是「了生」；能夠認識死亡後的世界，對未來充滿信心與希望而無懼於生死、超越生死，這就是「脫死」。若能進一步幫助別人認清生死實相，同樣解脫自在，這就叫做「自覺覺他」，這就是大乘菩薩道的實踐，也是人道的完成。

所謂「人成即佛成」，我們要想圓滿人生，獲得解脫自在，就不能沒有佛法的信仰，不能沒有佛教的律儀來規範生活，不能沒有佛法的智慧來解決人生問題；有佛法的人生，才能了生脫死，才能圓滿自在。

七、佛教講「生死輪迴」，輪迴是什麼？怎麼樣才能知道生命真的有輪迴呢？請大師開示。

答：現在是二十一世紀科技進步的時代，也許有人並不相信生命輪迴的存在，認為輪迴是宗教信仰的範疇，是死亡之後靈魂取向的事情，和現實生活距離遙遠，因此毋須對輪迴付與太大的關懷。

其實，世間一切的現象都離不開輪迴循環的道理。譬如，春夏秋冬四季的遞嬗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的流轉，晝夜六時的交替，這是時間的輪迴；東西南北方位的轉換，這裡、那裡、他方、此處的不同，這是空間的輪迴。

輪迴就像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，播了豆種，就長出豆子；種了瓜種，就長出西瓜，這不就是輪迴嗎？輪迴就如今晚睡下去，明早又醒來，這不就是輪迴嗎？太陽下山了，明天又從東方升起，這不就是輪迴嗎？秋冬樹葉落了、草木枯萎，到了春天，百花燦爛，草木再生，這不就是輪迴嗎？

輪迴就是生命的轉換，人有「生老病死」，死不是沒有，死了會再生。佛教講生命有所謂的「三世輪迴」，也就是說，眾生無始以來由於身口意造作的業力，形成了因果相續、無始無終的生命之流，而現起了天、人、鬼、畜等六種多樣性的生命現象，佛教稱之為「五趣流轉，六道輪迴」。

生命因為有輪迴，所以有來生；因為有來生，未來才有希望。有一些麻木的青少年，犯了重罪，將要被槍斃的時候，他自豪地說：「老子二十年後，又是一條好漢！」他雖然壞，仍對未來抱有希望，何況我們這麼美好的人生，為什麼會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沒有希望呢？為何以為人死後就什麼都沒有了呢？沒有希望的人生多麼可惜、多麼無聊、多麼沒有價值，所以我們要相信輪迴。

輪迴也不是定型的，現在的芒果和蘋果接枝，就能生出新的品種；現在的動物也可以改良基因，可以複製。從動植物都有辦法改良來看，因果也是可以改良的，故知造了重罪的人，只要懺悔、改過、發心、立願，就能將功折罪，就可以改變因果輪迴的果報。所以，信仰能改變我們的人生，改變我們的命運，改變我們的前途，改變我們的未來！

有的人不相信輪迴，然而不信並不表示自己的層次高超，反而顯示自己的思想膚淺。否定輪迴的存在，不是和別人為難，而是局限了自己生命的發展。美國汽車大王福特先生說：輪迴是人生意義之所在，有了輪迴，前人的經驗智慧、歷史的文化遺產，可以傳遞給後代子孫。他認為，假如我們不能將一生的經驗轉接到未來，工作只是徒勞無益；如果文化寶藏不能留傳給後代子孫，歷史的生命是有限的。

近代文學家蘇雪林教授在〈宇宙大輪迴〉一文中，介紹了一些古今中外輪迴的說法，值得參考。例如，今已絕種的南美洲馬雅人曾說：這個世界經過四十七萬年即完全毀滅，以後又重新來過。這就如佛教「成住壞空」的思想一樣。

印第安人曾說：他們是逃過三次世界末日的人類，第四次末日為期也不遠。但每次末日的情況都不一樣，第一次是火山爆發，大火蔓延各地將大地燒毀殆盡；第二次是大地震；第三次則是人類大戰事……。這不就和佛教所說：世界末劫來臨時，「火燒初禪，風吹二禪，水淹三禪」一樣嗎？

此外，從歷史上許多賢哲文人的記載，也可以證明五趣六道的輪迴是不容置疑的事實。

明儒王陽明先生有一次到金山寺朝拜，覺得寺中的景物非常熟悉，一草一木似曾相識。信步瀏覽，走到一間關房之前，只見房門口貼了一張封條，左右觀看，好像曾經住過。王陽明終於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，請知客師父打開關房瞧個究竟，知客師父連忙道歉說：

「對不起！這間關房是我們一位老祖師五十年前圓寂的地方，裡面供奉著他的全身舍利，他老人家遺囑交待不可以開啓，請您原諒，千萬開不得。」

「既然房子設有門窗，哪裡有永遠不能打開的道理？今天無論如何請您慈悲開下來看看！」

由於王陽明一再請求，知客師父礙於情面，只好萬分為難地打開房門，讓王陽明進去。昏黃的夕照裡，只見一位圓寂的老和尚亙古如昔地端坐在蒲團上，王陽明一看，咦！怎麼和自己的容貌如此的相像？舉頭看去，牆上還有一首詩，寫道：

五十年後王陽明，開門猶是閉門人；

精靈閉後還歸復，始信禪門不壞身。

原來王陽明的前生就是這位坐化的老和尚，昔日自閉門扉，今日還來自啓，爲後世子孫留下一點證明。王陽明爲了紀念這件事，曾經在金山寺留下詩句：

金山一點大如拳，打破維揚水底天；

閒依妙高台上月，玉簫吹徹洞龍眠。

一般信眾有的人雖然學佛多年，但對「輪迴」仍存有疑惑。輪迴並不是一個信仰體系與理論，輪迴更不是死亡的心理安慰，它是一門解釋我們前世與來生的精確科學。生命如果沒有輪迴，冥冥過去從何而來？未來的希望更要趣向何方？如果沒有輪迴，生命是何其的短暫無奈，前途是多麼的渺茫無寄！知道有輪迴，人生才有迴轉的餘地，生命才有下一班車可搭，才能繼續駛向無限光明的世界！

因此，輪迴不是相信與否的問題，縱然有人不相信輪迴，但是放眼宇宙的現象，如自然界、人世間、物理界，乃至你我，都在輪迴圈裡流轉；如何理性的認識輪迴，跳出輪迴，超越三界，轉生死輪迴爲諸佛菩薩的菩提解脫，才是智慧之舉。

八、現在的醫學科技發達，科學家不斷在研究、改造基因，請問大師，基因可以改造嗎？那些聖者與江洋大盜的基因是否有所不同呢？

答：「基因重組」、「基因改造」，這是現代生物科技發展的一大成就。所謂「基因改造」，就是科學家利用遺傳基因工程及育種方法，把動植物、微生物等生物體的特性加以改良，而達成一種新的生命體。例如透過基因重組、轉殖技術，可以改變動植物的生長速度、增加抗病能力、提高營養價值、延長保存期限等。現在市面上所販售的「基因改造食品」，就是經過基因重組技術所衍生出來的食品。

談到基因改良，首先應該對基因有所瞭解。「基因」(Gene)就是決定生物特性的因子，它是由許多的 DNA (去氧核糖核酸) 所組成，諸如花的顏色、植物的高度、人的胖瘦等，都靠基因來決定。中國俗諺說：「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老鼠的兒子會打洞」，就是傳達一種遺傳的觀念。

基因，有人說它是生命的密碼。我們每一個人的基因不同，因此長相不同，命運也各有不同。有的人長得高大美貌，有的人長得瘦弱矮小；有的人幸福無比，有的人痛苦難堪，這都是基因不同所致。

基因在佛教來講，就是業力；但是很多基因無法解釋的問題，還必須透過業力才能解答。在一篇〈淺談基因與業力〉的醫學報導中，作者李梓就明確指出，「基因缺陷和疾病症狀經常是互為因果」，但是「醫學無法證明有基因缺陷的人就一定有相應的症狀，或是有同樣症狀的人就一定有同樣的基因缺陷」，因為「真正的病因是業力」。他舉例說：「為什麼不同的人罹患同樣的疾病，但對同樣的治療反應卻完全不一樣？同一人在不同狀態下對同樣治療的反應也可以完全不一樣？」他的結論是：「因為治療效果和業力的大小有關。」甚至他舉出醫療實例說：「原來有基因缺陷的人，在修煉後雖然基因沒有被改正，但與該基因缺陷有關的症狀卻完全消失。還有一些曾是糖尿病患者的大法修煉者，在修煉後儘管血糖仍高，但所有症狀消失。這都是從根本上消去業力，從而解除了疾病。」

「業」在佛教裡被比喻為「種子」，播什麼種子，自然就開什麼花、結什麼果，所以我們要改變自己的命運，就應該為自己的生命播下好的種子，來生才能有好的收成。至於說聖者與江洋大盜的基因是否有所不同，根據佛教主張「人人皆有佛性，皆得成佛」的「佛性論」來看，每個人都有成佛的性能，先天本具的基「因」其實都是相同，只是後天的「緣」不一樣；相同的基「因」遇到不同的「緣」，就有不同的「果」。所以科學家講「基因改造」，從佛法的觀點來看，「行善不為惡」，就是基因改造。

科技上的基因改造，應用在現在的醫療上，肯定會對人類的未來造成很大的影響。根據報載，未來透過基因重組，只要把人的蛋白基因放入到某種生物體中進行複製，然後及時收集複製而成的蛋白，就能源源不斷地提供醫療所需的血液製品。此外，基因重組也可以用來改良人種。例如日本人在七、八十年前都很矮小，現在的日本人則個個長得高頭大馬。據說，過去日本進行人種改良，他們將幾千個、幾萬個婦女送到中國東北，經過與人高馬大的東北人結合，一旦懷孕以後就回到日本，如此生出來的兒女就比較高大。

另外，德國的日耳曼民族、英國「大英帝國」的紳士、淑女風範，乃至以科技成就而自豪為「優秀民族」的美國人，他們都有他們的文化和他們的基因；中國人號稱「龍的傳人」，本來就是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，我們也有很好的文化與歷史，但是由於現在大家不再重視道德觀念，做人處世也不明理，自然我們的社會就是「麻布袋、草布袋，一袋（代）不如一袋（代）」。

父母生育兒女，先天的胎教固然重要，後天做人的慈悲、道德、品格、操守，父母當然也能影響下一代。所謂家教、學校教育，甚至交朋友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，都會產生影響。

不過，每個人的生命本質、命運好壞，雖然父母、師長的緣分能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與幫助，但是自己的「因」才是主力，緣只是附帶的。就如一棵植物，如果種子很好，再加上有肥沃的土壤、和煦的陽光，以及空氣、水分等善緣幫助，當然會有好的結果；如果種子的因不好，即使風調雨順，後天的緣分再好，也不見得會有好的結果。

因此，每個人的人生，不管上帝也好、佛祖也好，都幫不了我們的忙；能幫助我們的是自己，唯有改變自己的基因，也就是改變自己的業力，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。業是身口意的行爲，有善業、惡業、無記業。所謂：「假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亡；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」只要是身口意造下了善惡業，都會像電腦一樣，儲存在業的倉庫裡，等到善惡業的因緣成熟了，一切還得自作自受，這是因果業報不變的定律。

「業力」實在是佛陀一項偉大的發現。人，從過去的生命延續到今生，從今生的生命可以延續到來世，主要就是「業力」的繩索，把生生世世的「分段生死」連繫起來，既不會散失，也不會缺少一點點，因此「生命不死」，就是因為有「業」的關係。

誠如李梓說：「雖然業力在我們這個空間看不到，目前尚不能被科學試驗證實，但可以用來解釋一些難以理解的現象。」尤其現在基因的發現，雖然對人類必定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與貢獻，但是基因只能說明個己生命體的因素，而佛教的業力不但有個體的業，所謂「別業」，另外還有「共業」。例如，爲什麼有的人同生在一個家庭裡、同生於一村、同生於一族？這都是「共業」；各方的人士同在一條船上，或同在一架飛機上失事了，有的人命喪黃泉，有的人大難不死，這就是「共業」中又有「別業」的不同。所以，科學家們發現了生命的密碼——基因，未來希望能再發展出生命共同體的基因——相互的關係。

佛教的真理「因緣業報」，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，是必然、永恒、平等的真理；科學家「基因」的發現，只是更明確地解釋了「業」的內容與功用，如此而已！

九、剛才大師提到，生命在「中陰身」時不得受生，已生則不得不變老。請問大師，中陰身是什麼，他跟我們的生命有什麼關係與影響？

答：人死之後，下一期再投生前的精靈，稱爲「中陰身」，也就是一般俗稱的「靈魂」，但佛教不稱爲「靈魂」，而稱做「中陰身」。

陰，就是色受想行識五蘊所和合的報身。當人一期壽命終了的時候，有質礙的「色身」不動了，「受、想、行」也失去了作用，這時只有「心識」會飄飄渺渺的要找一個未來的歸宿。但未來是上升天堂？還是繼續投生人間？或是墮到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？都還沒有決定，這個階段就叫「中陰身」或「中有身」。

中陰身，可以說分開了前生與今世，但也連繫了今世與前生，它介乎生死之間，是此生與來生之間的一個過程，一個階段，所以叫「中有」。也就是說，人生百年以後，舊房子似的身體已毀，新房子似的軀體尚未遷入，中間這段過渡時期的生命主體，便是「中陰身」，或叫「中有身」。

中陰身非精血和合而成，非血肉相連之軀，它是一個約一呎大小的形體，像一股冥冥的光，在虛空中如蜉蝣一樣飄呀飄，飄到哪裡去，全憑業重，或憑過去的記憶與習慣而投胎。所以淨土宗說，「臨命終時」一念「阿彌陀佛」，即得往生極樂世界；臨終的一念，關乎往生的去處，因此很重要。

中陰身以識為依，以香為食，它的主要任務就是找到歸宿，亦即經云「善尋當生之處」。而其歸宿是否容易找到，還要看根器而定。如《涅槃經》說：

上根者轉生，只在一念之間。

中根者轉生，要十五天。

下根者轉生，則要七七四十九天。

民間習俗中，有為亡者做「超渡」、「頭七」、「三七」、「七七」等儀式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關於「超渡」佛事，有人質疑，人都死了，誦經真的有用嗎？根據《地藏經》說，誦經的功德，七分之六生者自利，亡者只能獲得七分之一，所以最好能趁著生前多做一些善事功德。因為我們每個人一生的所做所為，難免有一些過失。我們所造下的罪業，就像石頭，把石頭丟到水裡，必然會沉下去；透過誦經功德，就像搭乘法船，把石頭放在法船上就不致沉淪，而能度過生死彼岸。

誦經真能超渡罪業？何以知道？舉個例子，幾十年前台灣白色恐怖時代，如果常喊「三民主義萬歲」、「蔣總統萬歲」，要辦護照出國比較容易，要找職業也比較容易；念「三民主義萬歲」、「蔣總統萬歲」都有用，念經為什麼沒有用呢？

有個笑話，有位法師在講經時，一再強調稱念「阿彌陀佛」的好處多多，諸如可以消災、延壽、吉祥如意……。

有一位年輕人不以爲然：「哼，講得太神奇了吧！一句『阿彌陀佛』就有這麼大的功用？我才不信。」法師心想，對這種人即使講再深的道理他也聽不進去，於是不客氣的對那位年輕人說：「你講什麼？混蛋。」年輕人一聽：「出家人怎麼可以罵人？」說著便捲起衣袖，作勢要打架的樣子。老法師這才緩緩的說道：「你看，『混蛋』才二個字，就有這麼大的力量，何況『阿彌陀佛』是四個字呢！」

中陰身雖然無形無相，肉眼看不到，但他六根具足，狀如三尺小兒，具有神通，能夠穿越銅牆鐵壁，去來迅速，無所障礙，只有母親的子宮以及佛陀的金剛座不能穿過。

中陰身見男女交合，對未來的母親生起強烈的愛念，出生後即爲男孩；對父親生起需求的愛意，出生後即爲女孩。生男生女，中陰身的入胎出胎，就此而形成。如果墮入地獄，中有自身先感受風寒霜雪的逼迫，見到熱地獄的火燄，生起煖想愛觸，以身投去，即會墮入八熱地獄；若是爲熱浪盛火所逼害，見到寒氣，欲想獲得清涼，以身投入，就會墮入八寒地獄。

人死之後，既然有輪迴的存在，爲什麼我們對於前世過往的事卻沒有一點記憶呢？如經上說：「人生真是苦，孫子娶祖母；牛羊席上坐，六親鍋裡煮。」到底是什麼使我們忘卻過去，愚癡顛倒，甚至將過去世的祖母納娶爲妻子呢？

根據中國民間流傳的《玉曆寶鈔》一書的記載，人在投胎之前，一旦喝了「孟婆湯」，就會忘掉過去的種種。西哲柏拉圖則認爲靈魂投胎前要經過酷熱的沙漠，口渴難忍，飲用「莫愁河」的清涼河水，再去轉世降生，但是一喝了「莫愁河」的水，對於過去生中的點點滴滴將遺忘盡淨。羅馬人則相信人在投胎時所經過的河叫做「奈思河」，喝了「奈思河」的水，對於前生往事奈何再也思憶不起來了。

佛教主張，人之所以會忘掉過去的事，是因爲有「隔陰之迷」。陰指的就是「中陰身」。由於這個「中陰身」的隔離，使我們忘記前生的種種造作，不知身爲何道眾生？

也許有人會很遺憾的說：多可惜，如果我們有宿命通，沒有隔陰之迷，能夠知道自己的過去未來，人生不是很愜意自在嗎？人類果真有了神通就很快樂嗎？譬如我們能夠測知過去，當我們知道自己過去墮爲豬馬牛羊的畜生道，那時將情何以堪？當我們預知自己只剩下三年的生命，還能悠遊度日、逍遙生活嗎？有了他心通，看到對方美麗的笑容裡面卻包藏禍心、口蜜腹劍，能不痛心疾首、齟齬憤恨嗎？沒有神通，日日是好日，處處是好處，多麼灑脫自在！

因此，宇宙人生的發展，有它自然的軌則，各安其位，遵循它的變化秩序，才能得其所哉。眾生由於「隔陰之迷」，換了個好身體，忘記了不好的過去，何嘗不是很美好的事呢？

十、佛教把人死稱為「往生」，請問大師，人往生後去哪裡呢？一定是變成鬼嗎？

答：中國民間有一種習俗，人死後要燒金銀紙，這是源於中國人的傳統觀念，認為人死必到陰間做鬼，親友為恐其在黃泉道上無資可用，所以才有燒冥紙的做法，為的是要讓祖先在陰間的日子好過一點。

但是，佛教認為，人死之後，隨著生前累世所造的業力而轉生於六道——天、人、阿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之間。所以，人死不一定是鬼；即使為鬼，其能享用的資具也要依他的福德而定。如果是沒有福德者，再多的冥紙對他也沒有用；如果是有福德者，就算沒有冥紙，也能得到供養。當然，若為表達生者的心意，燒一點冥紙也無可厚非，只是把祖先想當然爾地認為死後必然為鬼，實在是大不敬。

人的投胎轉世，根據剛才提到的「六道輪迴」，以及從佛教的「業力論」來說，人在這一期的生命終了以後，會依業重、習慣、憶念而投生轉世。也就是說，決定業報的先後，可分為隨重的業報、隨憶念的業報、隨習慣的業報三種：

一、**隨重的業報** 就所造的善惡業中，何者為重，何者先報。

二、**隨憶念的業報** 由憶念決定去向。譬如有人出門，茫然的來到十字路口，東西南北，不知去向何方，這時突然憶起西街有一位朋友，就朝西方走去。人在臨命終時，也會隨憶念而受報。

三、**隨習慣的業報** 就各人日常的習慣而受報。譬如修淨土宗的人，一心稱念「阿彌陀佛」，目的就是要養成習慣，一旦臨命終時，一聲佛號就能與佛感應道交，而得往生極樂淨土。

說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西方極樂世界就像一個理想國，是一個清淨安樂的淨土，是很美好的安養院。極樂世界又叫安養國，阿彌陀佛把這個國家治理得沒有男女的糾紛，沒有經濟的困擾，沒有惡人的迫害，沒有惡道的恐懼，沒有交通的事故，沒有彼此勾心鬥角。不但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」，而且「黃金鋪地」、「微風吹動」、「七寶行樹」、「八功德水」等，極盡富麗堂皇、美輪美奐。

有的人懷疑，真有這樣的世界嗎？其實說穿了，就如同在幾百年前，如果告訴你可以用柏油鋪地，你相信嗎？極樂世界「黃金鋪地」，就如同現代的柏油鋪地、地毯鋪地，有什麼不可行呢？

「微風吹動」，現代的冷氣不是微風吹動嗎？「八功德水」，現在幾十層的大樓上，一開水龍頭，熱水、冷水就源源而來，這不就是八功德水嗎？

極樂世界像公園一樣美麗，所種的樹，一棵一棵、一行一行的「七寶行樹」，環繞著「七重樓閣」的建築，所謂「廊腰縵迴，簷牙高啄」……，多麼美好的都市呀！

這麼美好的地方，有沒有？真的假的？這是佛經記載，是有聖言量為根據，自然不會假。其實，這樣的世界在哪裡？在極樂世界淨土的地方，也在我們心裡！所謂「心淨國土淨」，我的心胸光明磊落，心地善良敦厚，心中歡喜自在，當下就是極樂世界，就是西方淨土。所以，人不一定要等到死後才能往生極樂世界，現世就能建設人間淨土。

過去我看到很多信徒到寺院去添油香、做功德、做善事，寺裡的法師就告訴信徒說：「你這麼發心，阿彌陀佛一定會保佑你，將來一定會接引你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」我覺得這種說法很不負責任，因為信徒供養我，跟我結緣，我卻跟他說「阿彌陀佛會保佑你，會接引你」，我自己不能回報信徒，卻叫阿彌陀佛來代替我報答，這是放棄責任，實在說不過去。

因此，我在民國五十六年創建佛光山，就著手推動養老、育幼、教育、文化等種種事業與設備，目的就是要讓信徒的一生都能在佛光山完成，我要讓他們生前就能「往生」佛光山，不一定要等將來才到極樂世界去，我覺得這樣才能報答信徒的護持與發心。

此外，現在有很多人念佛，我覺得也有一些問題。例如，問他「你今天到哪裡去？」「我去道場念佛共修。」「你念佛爲了什麼？」「念佛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親近阿彌陀佛，能夠蓮花化生，入不退轉……」。假如現在阿彌陀佛真的就要來接引他去，他一定說：「NO，不行，我的兒子還沒有娶太太、我的女兒還沒有嫁人、我的孫子還沒有長大、我的先生還需要我的照顧……。」

可見你在這裡求生極樂淨土是假的，不是真心的。不過沒有關係，你也可以坦白說：「我現在先訓練，先培養福德因緣」，就不必說得那麼冠冕堂皇，說得那麼好聽。學佛要真實，不能虛偽，你的道德，四兩可以充半斤，學佛，四兩就是四兩，半斤就是半斤。學佛的功力也是一樣，是多少就是多少，不必裝模作樣，也不必矇騙虛晃一招，實在、坦誠，直心就是道場。

總之，我們常想念死去的親人，不知道他們死後的情形如何，所以逢年過節就替他們誦經超渡，祈求他們的安寧。這種超渡、祭祀如果是表示慎終追遠的孝心，當然很好，可是一般人因爲常有錯誤的觀念，以爲親人去世後就會到地獄去，因此要請法師來替他誦經超渡，給他念上幾聲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讓死者的神識可以安息。這種想法真是大錯特錯，對父母長輩也太不恭敬了。因爲墮入餓鬼地獄的，都是作惡多端、罪孽深重的眾生，難道父母親人在我們心目中是個人間的大惡人嗎？爲什麼我們不想：父母親人去逝，是到天界去享樂，或者是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呢？

所以，對於一般人的錯誤觀念，總以為親人死了一定會變成鬼，或下地獄。佛教雖然承認鬼的存在，但是佛教認為人死並不一定變成人見人怕的鬼。人離開了這個世界，前往的地方不僅僅是地獄而已，也許是往生淨土安養，也許是到天堂享樂，也許再降生為人。只要我們生前行善做好事，好人不但仍然可以做人，還可以做個更好的人，甚至還能成為聖賢，成為諸佛菩薩，乃至如願往生極樂世界。只是其結果如何，自然是但看自己平時如何照顧自己的身口意三業而定了。

十一、請問大師，古代的聖者如佛陀、孔子、耶穌、穆罕默德等，他們到底住在哪裡？如果有生命的話，他們的身高多少？他們吃什麼、用什麼、如何生活呢？

答：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先跟大家說一則公案。

唐順宗有一次問佛光如滿禪師道：「佛從何方來？滅向何方去？既言常住世，佛今在何處？」

如滿禪師答道：「佛從無為來，滅向無為去，法身等虛空，常住無心處；有念歸無念，有住歸無住，來為眾生來，去為眾生去；清淨真如海，湛然體常住，智者善思惟，更勿生疑慮！」

順宗皇帝不以為然再問：「佛向王宮生，滅向雙林滅，住世四十九，又言無法說；山河與大海，天地及日月，時至皆歸盡，誰言不生滅？疑情猶若斯，智者善分別。」

如滿禪師進一步解釋道：「佛體本無為，迷情妄分別，法身等虛空，未曾有生滅；有緣佛出世，無緣佛入滅，處處化眾生，猶如水中月；非常亦非斷，非生亦非滅，生亦未曾生，滅亦未曾滅，了見無心處，自然無法說。」

順宗皇帝聽到這裡，終於若有所悟，從此對禪師益加尊重。

常有人問，釋迦牟尼佛、藥師佛、阿彌陀佛……，到底哪一尊佛最大？佛教講「佛佛道同」，佛、菩薩並沒有前後的名次及功德多寡的分別，也沒有誰大誰小，彼此「光光無礙」，都是一樣。甚至剛才提到孔子、耶穌、穆罕默德等，他們也都是信者自己心中所規畫出來的「本尊」，名稱雖有不同，意義卻是一樣。

此外也常有人問：阿彌陀佛在西方淨土，藥師佛在東方世界，那麼釋迦牟尼佛現在又在哪儿呢？釋迦牟尼佛現在住在常寂光土，那麼常寂光土又在哪儿呢？

這種問題，經禪者答來就非常活潑，因為有心，看到的是生滅的世界，那是佛的應身；無心，看到的是不生不滅的世界，那才是佛的法身。無心就是禪心，唯有用禪心，才知道佛陀真正在哪裡。

「有緣佛出世，無緣佛入滅」，滅不是生滅的滅，而是涅槃的境界。佛陀現在是進入了涅槃世界，涅槃世界在哪裡？涅槃世界無處不遍，無處不在。當一個人修行成道，生命完成了，就能進入到宇宙大化之中，就能與佛同在。

如何知道自己與佛同在？當我們吃飯時，他在我們的口邊；當我們睡覺時，他在我們的枕邊；一天二十四小時，行住坐臥，他都在我們的旁邊。如蘇東坡說：「溪聲盡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。」如果你懂得，潺潺的溪水，都是如來的化身；如果你懂得，鳥叫鶯啼，都是如來的說法。我們「朝朝共佛起，夜夜抱佛眠」。甚至諸佛在哪裡？他在我的心中，我心中有佛，眼睛看到的都是佛的世界；我心中有佛，耳朵聽到的都是佛的聲音；我心中有佛，口中所說的都是佛的語言；我心中有佛，手中所做的都是佛的事情；心中有佛，三世一切諸佛都與我同在，真是妙不可言。

其實，佛教並非要我們信佛，你信與不信，與佛有什麼關係？他要我們信仰做什麼？佛也不要我們拜，佛要我們拜他做什麼？求佛，可能也很難有求必應。佛要我們做的是「行佛」，行佛之所行。佛慈悲，我就待人慈悲；佛給人歡喜，我就給人歡喜；佛有大忍耐、大勇敢的力量，我也能有忍耐、勇敢的力量。我心中有佛，佛所有的一切，我都能奉行，如此即使不求，自有無量的恒沙妙德！

我經常在各地主持皈依典禮後，總叫信徒說「我是佛」！你們敢講嗎？你們敢說「我是佛」嗎？（大眾回答：我是佛！）這下很好，你們回家去，夫妻不可以吵架，吵架的時候，想想，我現在是佛祖，怎麼可以吵架罵人？如此可能就不吵架了。假如你喜歡抽煙、喝酒，當煙癮起來，或是想要喝酒的時候，你就想，我已講過「我是佛」了，佛有抽煙、喝酒嗎？如此一想，自己可能就不抽煙、不喝酒了。所以，只要你肯承認「我是佛」，你的人生立刻就會不一樣。

佛在哪裡？佛在我們的心裡，二六時中，都跟我們同在，當我們與佛在一起，真是美妙無比。一個人即使擁有萬貫家財、顯赫家世、高深學問、崇高權勢……，都不能長久，也不一定安心；唯有佛在我們心中，人生的境界就不一樣了。

佛，不能從形相上來看，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《華嚴經》也說：「若人欲識佛境界，當淨其意如虛空。」你要認識佛的境界是什麼樣子嗎？那就先把你的心淨化得像虛空一樣，你就會知道佛的世界了。

十二、人生有很多的缺陷不圓滿，請問大師，如何才能圓滿生命，而不要留有遺憾呢？

答：人生不一定要圓滿，殘缺也是一種美，所謂「缺陷美」，缺陷也蠻好的。例如，月亮不一定要圓滿，殘缺也是一種美；人生要能不忘殘缺，懂得欣賞殘缺之美，就是圓滿。

平時我們追求人生的圓滿，什麼叫圓滿？紅顏薄命圓滿嗎？英雄戰死沙場圓滿嗎？打死會拳的，淹死會水的，圓滿嗎？有錢的人被人倒閉，能幹的人遭遇不幸，圓滿嗎？

世間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，人生往往只能擁有一半，不能擁有全部。比方說：有的人很有錢，但是他沒有健康；有的人擁有愛情，卻沒有金錢；有的人房屋田產很多，但是沒有兒女；有的人有智慧、學問，可是找不到職業，所以說「人生由來多缺陷」。

在充滿缺陷而不圓滿的人間，我們應該尋求精神世界的圓滿、悟道世界的圓滿、信仰世界的圓滿。例如，你認分就是圓滿，你知足就是圓滿，你接受就是圓滿，你包容就是圓滿。乃至現在講究同體共生、尊重包容、互助友愛、共享共榮，都能有助於人生的圓滿。甚至學習佛陀的「自覺覺他、自度度人、自他兩利」，就是圓滿。

圓滿的世界不是靠別人來為我們創造，圓滿的世界要從平時做人處事開始學習，一步一步去建設。例如，有的人做人非常偏激，左右兩邊，不是左就是右；有的人上下兩極化，對於高低、大小，階級分得非常清楚；有的人非常方正，多一點、少一點，他一點也不肯含糊、苟且，這些都不夠圓融。反之，有的人做人很中道，只要正派，只要有公義，只要大家歡喜，多一點，少一點，他都能隨順，這就是圓融，就是圓滿。

宇宙間，我們看，太陽是圓形的，月亮是圓形的，地球也是圓形的！世間萬物，如果是方形的，不管是正方形、長方形，或是四角形、六角形，一樣都是有稜有角，有了稜角就容易產生摩擦。反之，只要是圓形的，即使是長形圓、橢形圓，都是「圓」，只要是圓，就容易為人所接受；不圓，就有殘缺，有了殘缺，就不容易被人接受。

人間什麼最好？真、善、美、淨！我們要達到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人生境界，就要從圓融開始。平時與父母、家人、朋友相處，要重視圓融和諧；做事能圓通，說話能圓融，做人才能圓滿。

追求圓滿，必得經過努力付出，才能享有。修道者，為什麼要苦苦修行？因為他感覺得到有一個圓滿的世界；禪者要參禪悟道，為什麼要悟道？悟了道又怎樣？因為他體證到一個清淨、自在、解脫、圓滿的世界。所以美滿世間處處求，重要的還是要求諸自己的心；心中開朗、通達、擴大、昇華，就是圓滿的世界。

現在舉世推崇自由民主，然而只有民主還是不夠，還要能幸福快樂，才算圓滿。面對現實的人生，我們不一定要追求榮華富貴，只要能「滿足」，就能圓滿。

其實，世間本來就很圓滿，但是因為我們不能悟道而有所缺陷。例如，有人問：「人從哪裡來？」答：「人從生來，生因死而來，死因生而有。」再問：「先有雞？先有蛋？」答：

「蛋因雞有，雞因蛋生。」在不斷的循環中無始無終，即是圓滿。只不過世間上有很多人因為無知、無明，所以有痛苦、煩惱，因此沈淪在生死輪迴之中。

佛學，就是開展智慧之學；透過學佛，藉此把痛苦、煩惱等轉化為經驗、智慧，以提昇自己、擴大自己，才能圓滿。因此，在有缺陷的時代中，信佛、學佛、行佛，心中有佛就是圓滿。